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十

桂巖集序 明楊士奇

襄府紀善三衢江秉心錄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賜詩及
行實遺文而附以當世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為一
鉅冊名桂巖集桂巖江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余序余受

而閱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氏世有聞人瑕丘之
經學次翁之巨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焯焯著稱而近
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衢睦間民表以正言直道動
當世子遠以文學德望位宰相死國難皆盡忠所事焜
耀簡冊而族人自宋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
者不與仕而紆金紫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
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曰
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

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
稅亦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
籍之厲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
舍之凡隨錢氏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死後命
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為
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
附之民被朝廷仁恩顧不可耶遂從永所定永曾孫珪
官至紫金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為永

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稅本於漢臣之沉籍其德
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為國重得民
心故春秋有稅畝之譏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謹為孟
嘗折券書尹鐸為晉陽損戶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捐
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福善雖遠
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秉心上距
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余
同事仁宗皇帝於春官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為紀善江

氏之福澤其未艾也哉其未艾也哉

余公挽歌詩序

李夢陽

余公為河南按察司副使三月無何遽卒其友人李子
哭之見其挽者歌之一歌之百和之乃喟然而嘆也曰
予觀詩書六藝之文至於論天道備矣其最明著伊尹
曰作善降之百祥夫然後孤行特出之士恒恃此而不
懼不平也則呼曰天乎天乎故寧隱忍軼軻終不肯降
志辱已苟與世推移亦冀求伸於將來乃今不然善不

必壽惡不必夭作忠者罹憂造偽者顯遂視彼蒼蒼方
夢夢黤黤耳則所謂天者安在哉是以比干剝死屈原
見放顏回短折孔孟隱約撫述遭事使人憤惋悲歌長
嘆泣下不能自己故曰長歌之哀甚於痛哭今觀余公
乃亦若此之倫矣周公之言曰視履考祥又其詩曰求
福不回夫余公自為邑令為臺諫暨今為按察副其履
具載傳志其回與否至彰彰可考也往余在朝蓋親見
余公行事蹇諤貞諒是古賢之流也乃今弗究也又弗

壽也祥與福固如是乎彼所為天者安在歟如是雖欲使人不憤惋悲歌長嘆泣下不可得矣故歌者導鬱者也詩者敷志者也挽者宣悼者也今諸為余公作者誠不出於鬱悼則已使誠出於鬱悼則所以傷其志者必有甚於痛哭者矣或曰顏夭蹠壽以變言耳彼信能與世推移取富厚顯貴多金玉貨財安知其後之不喪也余君即弗究弗壽然天下皆知余公之賢也又安知其非子孫之利也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亦謂是耳李

子曰誠若是則諸為余公哀者亦可以少紓焉矣

柏溪君哀序 李夢陽

柏溪君亡也哀於戚及其踈起之邇動手遠蓋鮮不愴
焉悲也鮮不啣焉吟咨咨而音使人聞之鼻鮮不痰者
鮮不泣然而淚也斯哀之至也李子曰哀有誠偽戚踈
辨之賢愚之等邇遠見之何則哀者戚邇之要情也舍
是惟賢則哀之哀賢雖踈遠可也夫天下未有無從之
涕也恩離愛析頓踴漣洏如求如失強寬弗解泣至不

期此天下之必情也何也戚之也小人之於哀也或飾詐以成勢則有抱嬰而泣者恭是也或諂往以希利則有拜墓而哭者韜是也或破疑以濟謀則有沾衣而別者嶠是也斯所謂無從之涕也有為而哀者也故曰哀有誠偽戚疎辨之是也夫柏溪君東川之布衣也生無可借之勢歿無可希之利假之不足以濟謀其亡也戚者哀之疎者哀之邇者哀之遠者哀之斯何也天下有必賢者也賢之則慕慕之則思思之不見則悲悲之則

吟吟之則音音之則詩故聞而冀見之者景行者也知而重違之者存敬者也過墟里而歎歎者不必戚經祠墓而淚流者百世而同臆也如林宗孺子之儔是也斯哀賢之至也夫永死於藥而飛於爐者以真之必反也鋤亂金者也閤者金之明者鋤之以偽之難掩也故非賢而哀非戚而哀皆飾之諛之謀之之類也故曰得戚者情得疏者義得邇者狹得遠者廣疎戚邇遠之間而人之賢否決矣柏溪君有子曰講舉進士過大梁言其

父之所以哀而蓬溪譚子復語予柏溪君行予文成亦
為之歎歎久之

譚節婦詩序

羅倫

宋譚節婦趙氏永新人歸譚氏年二十七元師下江南
丞相文天祥檄女弟彭震龍復永新降將劉槃誘元兵
陷城婦抱嬰兒匿禮殿中兵執欲污之屠兒瞰於梁見
婦罵曰賊死吾舅死吾姑吾從姑舅死耳犬彘敢吾污
哉母子遂遇害血漬禮殿入磚宛為婦抱嬰兒狀或磨

鍛之狀益顯先是元兵入浙東臨海王貞婦者主將欲
納之婦齧指血書石投崖而死血漬入石天陰雨墳起
若始書時於戲二婦者何天異之表人極於萬世也後
未百年紅巾寇禾川省掾陳允中辟彭九萬行軍鎮撫
其妻李氏躬繫犒軍屢戰屢捷明年苗獠入城李氏及
其子友諒女秀英俱被執以刃脅之問所求罵曰吾死
耳吾何求賊輒連殺之於戲永新未百年得二烈婦與
文文山余幽公耿光相上下夫豈偶然哉建文壬午靖

難師起永豐峒民變夏克紹妻黎氏奴欲屈之黎不屈
瞋曰我死後賊奴不出三日後三日奴果戰敗死此猶
慷慨亂離耳若遭世承平從容就義猶未易乎吾見其
人矣丘咨疇妻熊氏年二十三從夫死譚洪季妻張氏
從夫死年二十五丁士爵妻聶氏未嫁聞夫死從之年
二十吳恒鑑妻曾氏夫死從死年二十三黃宣德女年
三十一其夫丘病以身代死之於戲由是觀之婦持節
義淪草莽者可勝道耶是豈有待而然哉所欲有甚於

生所惡有甚於死固於心而不可解也為人臣子不背君父若此婦焉則國家喪亡之禍何自至哉夫何平居崇官厚祿秉鉞執衡高自標譽或日以婦人則艷然怒一旦變故竄伏忍恥乘人家國而不顧視此婦寧不愧死耶陳君粹之僉江西憲事按節永新嘆曰節義者天地鬼神之所相也而況人與乃合古今咏歌刻石於祠成知縣事李某屬叙於倫乃連書之以媿為人臣子而棄君父者於戲坊世道者盍亦知所先務哉

循吏私錄序 唐龍

正德己卯江西缺監司予當行是維孽王湛亂虔劉斯
民燬其室廬是維士馬彭彭繹騷於途征餽轉輸蝟興
於野乃民敝焉日阡諸危亡庶府之政若焚網然既至
實弗勝是懼亟問於君子曰吾聞政有經今日之事奚
先曰民病哉官邪昌哉卹民隱正吏習已矣抑聞有序
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夫民猶羊而吏為之牧
者也古之牧良故澤而肥今之牧殘隕然斃矣柰之何

不跳踉而號也無亦正吏習是急哉予曰聞命矣乃布檄而以繩諸黷貨奸政者弗悛督責之又弗悛必斥弗貸君子曰性有善惡習有上下政有觀懲故烹封舉者彊國賞罰明者識治子之政毋乃詳於懲而勸猶略乎予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錄諸先為吏循而沒有遺愛者於是乎廣信府錄同知曹琥吉安府錄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錄推官羅江於是乎泰和縣錄知縣陸震安福縣錄知縣莊典言其政皆曰介乎其廉而節也郁乎

其惠而和也挺乎其直而不回也哲乎其明而不闇也
秩乎其肅而不替也言諸其民皆曰始莫乎安若堵乎
而今繇繇乎思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碩乎澤澤乎吾
幸而論其世焉諸郡縣先是有祠乃俾斷木為主增祀
之吾見吏而土者憮然曰均之民父母也彼沒而歆民
之祀我顧生棄於民哉庶幾賂不彰與私欲不行與培
克不加與刑均而賦儉與作偽自遠而奸慝無所容與
民于于然隱日瘳矣卒不悟不勸者不仁之人民之殃

也天其天諸夫錄止於五人慎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而事易見人易感也况前乎此者業載諸祠後乎此者未蓋棺焉非故略也附錄高壑易春乃史習有關焉特錄劉源清大忠義也特錄夏尚樸劉狷貴士行也夫忠義昭士行興然後史習不媮抑勸之大者乎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楊繼盛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照耀一

世者然或出於遭際湊合矯激騁術以濟其所為斯固
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
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岳雖窘辱頓挫生
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
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於一時義氣
激發所致初無俟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
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
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外

無所資莞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
點之或踈則羣議紛然而起凜凜焉戒慎避嫌之心自
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
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
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為天
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
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漢波之傳許
子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為婦人守

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歟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先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朝廷於忠義者之不獎奸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

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
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為可恥今之人其所為所行反
婦人之不如予於此重為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毋徒歌
詠婦人也乎

陶宅戰歸序

徐渭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
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岬伏深葦以為險會
湖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并入時會

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
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
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
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衣者知其草人也
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他道之敗兵
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
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
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

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皋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扣轅門論柯

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
駢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
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
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今得聞
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數搏賊有
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
棄復何怪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粟尉會稽其為
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

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為之死而君又多馳射劍槊占星
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為士卒先士又益恃之
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常策馬馳袂首十數過王
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
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展君之才即封侯何足道哉

張氏紀畧序

湯顯祖

晉人有言比來離別常數日作惡余為寬言之曰生別
猶可死別何若年過耳順愈不喜逆戒客幸無以悲傷

事相聞卽世間悲傷文字亦不必見也何也其叙述世家坎坷留連乃至若數冬而不邁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者固却無視視亦不見早衰恐神傷也屬者客乃以崑山張元長所志六世以來行略見示則有不忍不視視而不忍不竟者竟而去之去之而復在几閣間悱惻慨歎一月而神弗怡客曰夙若某若某者皆嘗述其世家以煩子目未見子不响然而豔也讀張氏畧而泣然傷之太比於人情與余解之曰固也吾亦世人耳世之

所喜吾得不喜世之所悲吾得不悲且彼其家男子而世纓組婦女而世禕翟外內休融壽考咸遂何德而至斯張之世德詎遠於斯與何久瘁而不艷也客曰何如曰其六世祖道瑾起於贅婿立而與婦願歸孝弟力田以有其子德聲為縣從事輒自免自領賦萬石以休其同人迂騎而避少婦之涉者歲晚則與婦方浣泉紉緼以衣里中糞穠廣糜餌以飼囚有德者矣而子諸生唐文乃二十二歲而死且死衣冠強起坐使畫工傳之曰

後人庶知吾齋志以歿乎妻為盧節婦也撫其子抑甫
六歲時秋夜起見月華雲成五色蔽天呼母盧起視驚
喜令兒整襟肅拜見短髮蕭蕭印月下慟欲絕為述亡
考讀書時事相抱痛哭而雲中雁聲烈然嗟乎聞此而
有不泣然者情邪抑甫為諸生已復棄去而其婦晉孺
人歲祭掃必戒必泣曰先姑有言兒孫奉養有盡但綠
楊紙錢年年如故則兒家之祥也至抑甫有子諸生宗
翰能文章有當世之志幸乃五十二而貢於鄉矣終六

十二而不受一命之榮婦季行年八十矣而為其子食
貧緜不能自休以歿此豈不足悲乎生子也才如元
長發舒五世之鬱伊將是焉在而為諸生且五十年竟
以病廢至云母子之間徒以聲相聞者十四年母病時
以手按母肌肉消滅含泣大恐而母夫人猶喘喘好語
曰恨兒不見吾面猶未有死理也斯語也聞之而不亦
悲乎天下有目者皆欲與元長目不可得矣有子鐵兒
而殤有女孝仲秀慧端婉曉書傳大義所謂閨閣中鍾

子期也為孟家婦幾年而復殤天之困元長也不愈悲
乎凡此數端者客以為何如也客曰若然誠悲矣安知
前所云世家者之先容愈張氏而張氏後乃終不如前
數世家耶夫冬之必有春而夜之必有旦亦天道也予
為嘻然久之曰固也語不云乎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
謀元長且置無悲需諸季之後幸乃如客言可也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湯顯祖

佐王之才常寬而取伯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地

固然寬之無宜以絀猶急之無宜以緩也蓋昔桀紂之法胥亡而毫鎬之法常在伊萊旦奭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德義教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間蓋可以休然而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制衰廢無存諸侯相攻并敵者先亡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伯才興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畫一於經畧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於

富強其國曰誅殺不必則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持其國而用以富強如晉文公之伯晉子產之存鄭皆是也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荊公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趣治其國不可以卒治天下國狹吾之所得急為天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為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

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邊郡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為也是故舉天下而急為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為之趙仲一可
以用滕今且語天下以滕公之政吾嘗以於越長上計
過滕時公上事一歲耳大祲之後人大相食公為乞漕
粟大府錢施其民間公庾庫中無如也徐起與我北去
更三年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視
其積積金乃至羨贏三千穀踰六萬予啞然而駭曰是

何興之暴也主者曰公所費修治公私署堠禮際惠振收恤士民為民贖子婦所亡失立菱舍牛種以業流集者復不在是予益異之移以富一國又何國而不遂以富乎退而謂滕人公何以至此對曰凡田賦影避盛則有所逋而後期公奮議度田上下相傾動恐喝不可而公輒已單騎從所在父老行度之名其田有倨而撓者公故怒容渥丹奮髯眉相抵撓者行避去故壞則而賦平不比而爭輸羨若鍰一錢以上率以糶故異羨而粟流又公深察民桑柳有籍數去縣十餘里

要人孺子戲折其四五樹圍捕之償十五栽而後止罰必而先貴故民不犯所在賦饑人粥治堧河皆獨身馳數十里察視曉夜暴露不少休故民無欺而不怨衣褐食稗而官館馳傳俎豆咏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而知禮語未卒予憮然而嘆曰此伯才也乃先公行為載其牘長安以示執政張公張公曰此固當以節鉞盡其任幸少須且以御史行邊專屯田鹽莢開塞之事可也已而事移官至吏部郎以廉梗訐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人有如此才能盡之於法而不

為盡何也用非其才也今夫以貧弱之滕三年而暴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益巨三年當不異滕富強之效所求於臣者重而所求乎人者輕然而終無亡敝之憂者固將曰天下已定風俗已成法雖有緩失亦未見急之能為也嗟夫言治滕者異矣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不幸而可悲然以予意之公雖進不得如管葛諸公主臣一心光贊盛業退猶免於吳起衛鞅刻厲之禍其亦幸而生於王者之世矣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

黃輝

天下之理亂視吏治浮實而已世之敝也為政者獵華
譽而以城池錢穀為俗吏事嗟夫事誠俗也盡天下之
吏而皆以為俗誰為任事者此游談也古稱繪事家貌
鬼神多工而人物乃拙何也冥漠者易詭近取者難似
也夫高談浮舉鬼神也無尤者之所跳匿也繕修錢穀
之事人物也經世之碩畫也晉之君子喜為清談而陶
士行為荊州刺史獨曰老莊浮華不可行至於私稻官
柳木屑竹頭皆親自綜理晉賴以安晉之南渡不即胡

羯者俗吏陶侃力也宋之君子高談理學而孟璞玉少
隨軍伍至其帥荆湖首通三海修十隘作公安南陽兩
書院以待襄蜀士之歸者史稱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
民不知役宋之恥所以雪而敵師不即鳴鞭者俗吏孟
珙力也使一世之吏而皆俗若此俗亦何惡噫此荆楚
故事也今天下承平政修職舉縉紳先生褒衣博帶足
以坐鎮而浮磬漸張綜覈少衰筦庫糠粃之說亦時有
之監司周公來蒞荆土獨去一切華飾修行實政其大

者如繕城浚隍興學積貯清屯卹郵量淤湖去浮糧等類皆王政首事興除具備公通籍三十五年一操不易大都悃幅無華不求人知故公以是見挫然亦以是見仲公之學如良金在治久而彌精又如深山松柏飽歷風霜愈見遒古蓋公之才識卓而又閱歷世態久甘苦辛酸備嘗之矣此自古國家大事嘗倚辦老成人也今公以外僉臺晉卿秩此實異典昔丙吉謂魏相曰朝廷已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今公知矣措此實政於天下

猶反掌也某等下吏日奉公教條從事淑公最親而不能挽公之去遂以公所行實政一一編次付之剗劂冀以自程復用垂示將來公行矣異日荆人將尸公與陶孟而三之

頌節錄序

王思任

可以死可以無死英雄豪傑自知之也英雄豪傑一死不足了其事則可以無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則可以死孰為英雄豪傑孝子也忠臣也節婦也一也使必以一

死為責則死而死矣何濟人世事股可常割乎何以醫
久病之親肝可多納乎何以痛不感之主一為未亡人
而遽投繯拒飲不顧餒人之鬼斬人之盾者兒女子一
時情至之事也任遠負重畢世茹荼彼不耐也英雄豪
傑知之而不為也歷陽馬太母以楊繼楊歸月塘文學
年方笱而文學死太母抱楊之二子哭於廟抱已之一
子二女哭於堂是時大官之後忽焉中落瞰室恒於斯
生戎恒於斯也太母曰憊矣吾死則一子二女子亦死

即不爾無人視蘆寒前二子亦死即天不盡禍馬氏留
數人視息不繩祖武不讀父書即不死而亦死吾一身
為馬氏之母為馬氏之父為馬氏之師為馬氏中興之
主為馬氏稽覈之督為馬氏禦侮之臣為馬氏奔走之
僕不獨馬氏妻也不獨為馬氏也妻者而後可以不死
而後五十年之中庠其前子餽其子又衍而蕃大其子
之子于是騰仲乙卯來鄉校辭太母恍然一快默自語
曰祖武父書將在此輩不獨是兒狡慧也臣心已完臣

力已竭可以報月塘地下兩楊相見矣而後乃潛然送之也而後可以死至于柏舟之閻王言炳赫黃鵠之弔弟公琰阮騰仲耀然於前繩繩未艾而茁茁甫萌也太厚以為極不足侈事吾家世貞節何藉于此億萬子孫但願為福將不願為勇將但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也而後知太母真英雄也而後知真英雄死方不死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一至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王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十一

目錄類

集古錄序

宋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
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
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

里之外更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洄
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
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
葬其中者率常數百人其遠且難又多死禍常如此然
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
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
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
繡象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

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
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
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
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
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
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
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
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

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因共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邯鄲圖書十志序

李淑

儒籍肇劉略荀簿王志阮錄沆

缺

迺備志大夫藏家

者唯吳齊著目唐季兵燬墳典散落帝宋戢戈講道薦
紳靡然編摩校輯歲月相踵予家高曾以還力弦誦馬
蹄間重明尚文素風不衰肆中山公奮蕤舒光翊宣通
謨猶者賴清白之傳冠而並班傅遊載筆兩朝禁清圖
史號令策牘吁俞演暢伊庭閣廣納幽經秘篇固殫見
悉索之中刺缺甫事麾去大抵官書三萬六十二百
八卷訂開元見目什不五六宗文目剝去五千餘猶淺

末標剝名臣舊俗間所獲或東觀之闕繇是知世書尚
存購寫弗競豐杜舊蘊斷巖不倫中山官南始復論補
逮于刊綴彌三十載會請養玉堂挾私褚外內經合道
釋書畫得若干離十志五十七類總八目凡梘題裘參
准昔模緗素沈籍缺兼古語有二本者分貯旁格柳氏
長行後學之別歟噫予門從志作水部贊善洪州四世
而及中山鄙夫承之施爾朋圭芻治彙蒙謙輩冠蓋八
葉繁汝曹善承之肆守之母為勢奪母為賄遷書用二

印取朋篆所以記封國詔世代東都永寧有館第四都
履道有園齋為退居佔畢之玩既志之序之識迂拙耽
賞之自後日紬續追紀左方

故蹟遺文序

王安國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為最壽者惑於外也
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列之安於屋壁山巖之
中藏覆遮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
傷則以為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

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恃以為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復斷剝缺訛非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沒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竹帛之壽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鐘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

他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完可讀者百篇編之因次吾說為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以吾說而廢否

金石錄序

趙明誠

余自少小喜從當世學士大夫訪問前代金石刻詞以
為異聞後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讀而賢之以為是正
謠謬有功於後學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無歲月先後
之次思欲廣而成書以傳學者於是益訪求藏蓄凡廿
年而後粗備上自三代下及隋唐五季內自京師達於
四方遐邇邦絕域夷狄所傳倉史以來古文奇字大小二
篆分隸行草之書鐘鼎籀簠尊敦甗鬲槃杆之銘詞人

墨客詩歌賦頌碑志叙記之文章名卿賢士之功烈行
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說凡古物奇器豐碑巨刻所載與
夫殘章斷畫磨滅而僅存者略無遺矣因次其先後為
二千卷余之致力於斯可謂勤且久矣非特區區為玩
好之具而已也蓋竊嘗以謂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迹
悉載于史雖是非褒貶出于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
至其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之既久理當依據若
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攷其大抵特十常三

四蓋史牒出于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則又攷其異同參以他書為金石錄三卷至于文辭之媿惡字畫之工拙覽者當自得之皆不復論嗚呼自三代以來聖賢遺迹著于金石者多矣蓋其風雨侵蝕與夫樵夫牧童毀傷淪棄之餘幸而存者止此爾是金石之固猶不足恃然則所謂二千卷者終歸于磨滅而余之是書有時而或傳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書之

成其賢於無所用心豈特博奕之比乎輒錄而傳諸後
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補焉東武趙明誠序

金石錄後序

李易安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
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
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
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
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

還之夫婦相向悅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
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輯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
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
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
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
舉盃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
不利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
淄川聞兵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為已

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為煨燼已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柰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

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兵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為雲烟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鼐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內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嵎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麓挈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

負五簾去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
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
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
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
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
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
戒云

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朱熹

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相承不復訾省至熹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秘書丞知縣事林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名瀆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為是縣明年熙寧初元始新廟學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解弛更水火盜竊之餘其磨滅而僅存者止是耳使之與埃塵蟲鼠共敝於故箱敗篋之間以至於泯

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哉因為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三十六卷更為裝褙為若干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復具刻著卷目次第闕其所失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君之德尚有考也而熹所聚書因亦附見其後云

甘泉陸氏藏書目錄序 祝允明

故浙江叅政式齋陸先生文量以雅德碩學偉才高識

立功立言於憲孝兩朝間平生蓄書甚富既歿其子鄉
貢進士安甫彙列其目并已所得者通繫之凡為經史
子集合若干卷以示僕請序夫自高論者以皋夔稷禹
無假讀書而視藏書為羨餘事不知書以道出道原於
天發於聖人皋稷聖人道所出亦書所出也皋稷不俟
書以聖而欲人皆聖不能以無書今人不皆皋稷而欲
舍書是將舍道道可舍乎哉又皋稷之書著於典謨孔
子刪舊冊以成書有典與謨又安知皋稷時不嘗有書

也人饑寒需食與衣病則需藥富則需珠玉異玩食衣與藥以活身寶玩以娛耳目智於活身者猶能棄珠寶以易食衣與藥故稻菽裘布參苓稀勃兼收焉而况智於修身以期配玄黃均為才者當舍書乎哉故人不皆聖而聖人不能無書我不聖而不能舍書不能無饑寒而不能舍食衣不能無病而不能舍藥者也矧藥活身身活或不肖猶為不活書以修身身修道立生將參玄黃夕死可矣又特藥等邪故善積者與積寶玩寧積食

衣藥積食衣藥無寧積書也式齋先生之書躬積而躬發之其德學力識所立已如是是雖不迨皋稷而當其徒矣至以是教安甫安甫用以進取德學才識與先生惟肖異時所立當躅武繼響是積書之徵行之較著也已於乎無怪乎其愛重章表至如是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十二 以下試錄類

會試紀錄序 明宋濂

皇明設科倣古者六藝之教叅以歷代遺制欲兼收文武而任之既詔天下三年一賓興其薦於州郡者凡五百人五拔其一而授之以官猶以為未足復勅有司自

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於乙卯始復舊制其恩至渥也先是京畿遵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貢南宮上求治之切皆採用之至有拜監察御史者及是當會試之期若河南若陝西北平若山之西東若江西湖廣若浙江若廣之東西若福建其為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惟庸同禮部尚書臣凱臣訓文啟於東朝然後入奏於是詔臣凱與前侍講學士臣庭堅為主司而以

侍讀學士臣同國子司業臣濂吏部員外郎臣本前貢
士臣恂與考試事上召至內庭親諭以取舍之意臣凱
等受命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上旨遂議分經而考
互相叅定使無所憾乃進於主司主司徧觀而後次第
之猶慮滄海有遺珠之歎卷之已黜者復覆視而致謹
焉晝盡其力夜向午燭影熒熒於簾几間不敢自寧士
之就試者二百黜者僅八十人署名於榜用鼓吹導至
中書揭而張焉甚盛典也書有之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夫賢之在野無以自見多由進士升名於天府故昔人謂進士為將相科如以宋言之深沈有德如玉旦面折廷諍如寇準出當方面如張詠蓋不可以勝數至今科目倚之以為重與茲選掄者當思以前修自勗以忠貞佐國家而致黎民於變時雍之治庶於明體達用之學或無所愧不然則是錄之行他日將有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天順元年會試錄序

薛瑄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榦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秘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祇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成錄臣切惟為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

隆百司之務馬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為本其得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頌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

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為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
內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
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
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
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
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
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
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皇明

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効有光於前有垂於後顧不偉歟

山東鄉試錄序

王守仁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竒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

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至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與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

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

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
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
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
諸士亦願有言焉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
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
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
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

是夫為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
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
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
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
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
而又懼其或以自盡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
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
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傅寶司

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某又與翊贊防範
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
於錄矣

雲南鄉試錄序

楊慎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子蒞
首粵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甲嚴法癸
葺試寘曷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於素乃以布政司
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邑郎官洎

流末官咸慎選精遴昉局隸事罔弗虔學官某輩若干人應聘以屆罔弗共闔滇之校四十有二入設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某所眩擇也先長夏回星淖鴻湛馨及初商應律啓霽升陽乃甲子鎖院御史蒞蕭衆曰矢公矢慎乃違此二矢昕有如日暝有如燭乃臚唱諸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廉以內司試者鏞之彣彣如也鰓鰓如也公廉以外司調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

如也御史又實臨內外而綱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簡拔其試之中得卅人鏤雕其文之優廿首為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某濫竽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刪修折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行於文章三代以還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策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

盛於唐增光於宋而其得人之效視三代邈矣我太祖
高皇帝重獎天衷再造人極掃元季之晦盲否塞復三
代之純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彝而倫之文而章
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科舉之詔矣
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詩采漢箋
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古註疏與陳澔集
說裁訂自淵衷叅采乎諸儒使孔孟復生亦無異論也
又嘗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

場在通古而瞻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
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菁莪樸棫之化梓材多士之
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
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
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
貫蒲魄陳陳相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喏口此何
異朦朧誦詩闍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
此視漢唐諸儒且慙焉况三代之英乎聖祖制舉之美

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今皇上遠述唐虞
近法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必崇
雅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於今日收濟濟之
士迓穆穆之衡行媿於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命
面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滇雲聖祖嘗有諭
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子生其鄉邦人
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所善三日之士尚猶刮目矧
曰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六經諸士勗哉今日

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勗哉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某也願徵榮靈假於諸士子借書以俟

順天府鄉試錄序

王維楨

今年乙卯順天府鄉試迺我皇上龍飛之第十二科也
考試官諭德臣維楨侍講臣焯皆以上命至同考試官
進士臣復臣湊知縣臣孔墀教諭臣應和臣樞臣梅臣
棟臣大槐臣成式皆以聘至監試官御史臣冀臣俊皆
以請至其諸執事人衆則皆府尹臣耀府丞臣鏜辟至

而臣鏜則職在提調董一切簾內外事先至諸臣咸至矣既分之而各職乃事矣臣乃進提學御史馬三才所選士及諸曹六館所選士三試焉乃復加志掄選錄雋者一百三十有五人焉士既錄簾內外諸臣始相見乃喜而相慶曰嗟乎良哉選也藉是可以報天子矣然臣維楨顧有懼焉今者臣手錄以獻之上也色勃勃而不能持足盤盤而不能前誠懼之也臣聞之往古士有才賢而不獲進有司罪無赦進矣而才賢者不果效有

司之罪亦無赦何者不智之故也今夫所貴乎樹木者樹松栢也其次樹桃李松栢可材桃李華悅人所不足不任風雨然不與荆棘倫矣即若不意松栢化而為桃李桃李又化而為荆棘持是以譙呵樹者則樹者口噤莫為應彼其初固嘗植之也夫樹人亦類乎是者臣恐其或類之也故懼臣闕中人也頃者臣自闕中來而渡於孟津見有轉大木於河滸者前呼輿檣後皆應之木翩然如馳馬當是時也即有齊謳郢調吳歛越吟與夫

激羽流商之奏截雲下塵之曲悉未之用矣臣以此則
嘆以為侈言無當而繁華沒實故今校諸生之文則直
掇大指而棄其雕蟲蓋切有悟於轉大木之事也既行
而及燕趙之間則今畿內地也在昔燕趙之間猶多奇
偉儻之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也臣乃頓步躊躇
於境上者久之即其人雖不純於先王之道然以効節
不顧身盡公而不徇私固亦有足多者焉今此諸生以
誦說詩書稱引先王則人人能矣令之受事而奇偉儻

儻之氣如彼何哉臣猶願諸生之慕之也今國家建都於燕四方奉贄納貢之臣繼屬而至其諸齒角羽毛百物珍異皆御府所餘常山在其右遼海在其左厥形險固造物者設此以作藩垣又國家所有然所貴者唯獨節士之幹與忠義之腹耳異日者諸生誠養有節士之幹而懷忠義之腹則臣且望下風而拜之非拜諸生也拜節士與忠義之夫也臣列在交戟之內最久竊覩陛下之神明天授之也即如一日之間國家之大議凡幾

其大事几幾然事皆炳於前知而議皆成於立斷諸司
奏䟽而得報者咸抱䟽吐舌以為弗及今此諸生豎儒
耳豈能奉奔走哉然臣私以為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
白之裘所求者博所取者微也若是則臣乃敢以諸生
進矣而卒慮乎奔走之或後也故事於士既錄順天府
有宴宴諸生諸執事皆在焉臣將挾持前說須詣宴所
一一為諸生道之且因以為勸焉而先以謁諸同事曰
夫勸也若是而止歟於是臣應之者曰諸執事亦嘗聞

里父之醮子乎里父之醮其子於客位也為之具三加著誠詞脩矣客曰且更有加乎里父曰無以加也曩吾父所以醮吾者固若是止矣今吾所以勸諸生者固吾昔所受於先達先生者也錄將獻臣宜有序引其端乃謹具其始末如此云

武舉錄後序

王維楨

今年庚戌天下貢武士於京師維九月實當會試屬兵警至有司以天子命且舍而備兵俄而兵遁北十月有

司復以請乃試臣維楨濫偶臣瓚而典是役事竣亦宜有序序曰臣自守官吏局得以覽稽秘書抽尋往跡睹於近事則深嘆國士之難焉昔我成祖之都燕也敵衆徙幕而北絕數千里猶尚以為肩背之患興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大夫以徇國為榮保軀為辱猛氣英聲振於殊俗矣正統初敵復入伐賴二三驍將脫身與戰敵遭創奔去竟不更來綿歷而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即有烽燧猶之驚電颺風倏起倏滅士大

夫以為亡足憂於是左干戈右文墨與時恬嬉日有餘
快斯視軀重矣皇上神武燁赫同符成祖自嘉靖來敵
何嘗敢窺關南頃緣邊候稍懈奄馬擁入奄馬竄逝彼
仗鉞登壇者豈少乎卒莫有摧輪而笞其背者則信乎
狗國之難也臣當擁卷品士時則仰天祝曰是安得狗
國之士而收之哉誠嘆之也夫保軀之與狗國不可同
日語矣士不免蹈此者何也士有三北不識形便與敵
相迫者北金鼓之聲在耳弗審利害者北拙騎射者北

如此則保軀之士多而徇國之士鮮矣臣以故按依舊
令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收之文而能陳形
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收之凡以冀徇國之士出不至
為奔北保軀者等爾夫臣之於世譬則手也夫手上以
脩頭下以脩足鑊卸傳體則搏而扞之臣柰何獨自保
哉故壁壘盈郊烽火相燭臣不謂懼強鄰勁敵日厲兵
馬而謀南向臣不謂憂臣所懼而憂者惟不得扞國之
士奮距先登俘名王執貴人連綴而獻之闕下爾誠令

在收者有若人焉則豈惟宗社是倚亦臣之所大幸也
臣竊見皇上加意邊庭思得猛士以寓托之未始一日
釋於懷臣今收者若干人劔斷割則知利士驅使則知
賢苟稍稍任用斯辯之矣今有賣珠於市者革其櫝而
中亡珠質人以為美攜歸而啓視之則喑然嘆焉臣懼
其與是類也惟任之哉惟任之哉

會試錄序

高拱

我皇上統天建極臨照九有如日月之明無遠弗徹恩

則雨露沾洽庶類咸則雷霆震耀罔不讐伏四十四年
於茲道化洋溢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咸
切帝臣之願焉歲乙丑復當會試天下士屆期禮部尚
書臣李春芳侍郎臣秦鳴雷臣高儀以考試官請上命
臣拱暨侍讀學士臣正蒙典厥事臣方總校大典乃輟
館事陛辭以往臣伏自思念經術淺薄行能無異乃數
蒙拔擢超躐恒格以至今茲臣受皇上恩至弘厚踰涯
分多思所可竭力報稱者其道無繇也乃今承乏辱校

文之命既懼弗勝已又自喜曰庶哉可藉是圖萬一之
報矣其敢弗殫精盡慎思所自効者乎既入院臣乃諭
諸衆曰茲舉也為求賢也今即以賢進後或未可知也
乃即以不肖進後其謂何是故代者有罰挾冊者有罰
羣聚而通者有罰茲惟我聖天子明命諸執事敬之哉
罔或弗覈俾我校文者罔攸據既入簾臣又諭諸衆曰
茲試言也為覘所存也即良於言存或未可知也乃即
弗良於言存其謂何是故浮夸者黜險僻者黜蔓衍而

無當者黜茲亦惟我聖天子明命我諸執事敬之哉罔
固舊見俾或售於淫辭於是羣多士三試之士凡四千
六百有奇遵宸斷取中式者四百人以其名氏及文之
純者為錄以獻臣乃諭諸多士曰於戲諸士出而事君
也自今日始也乃亦知所以事君乎夫君尊如天勢相
去至遠乃仕者率知義而弗知恩不知天至尊遠也乃
曰惟天萬物父母恩則若斯焉故曰天弗可欺報本弗
可以已也夫君上誠至尊遠然而生成則天也矧又以

為才馬而拔之而爵祿之則所尤厚也是可弗知恩乎
可弗思所以報乎可欺乎故曰臣事君以忠蓋不可以
弗忠也雖然亦知所謂忠乎夫忠也者心之自盡者也
無遠近無彼此無隱顯而純然者也是故有利於公亦
有利於私者迺從而盡心焉非忠也其事在公其心乃
在私也有利於公弗利於私而盡心焉者乎非純臣弗
能也有其實亦有其名者從而盡心焉弗忠也其事在
實其心乃在名也有有其實無其名而盡心焉者乎非

純臣弗能也主上所可知所可見者從而盡心焉弗忠也其事在主上其心乃在知見也有於所弗知弗見而盡心焉者乎非純臣弗能也蓋人嘗見人之理家也乃不惟才士即中人亦罔弗臧脫不幸有弗臧也乃厥究亦多臧也何者心誠求之故不遠也至其理國事也不直中人即才士亦罔或臧脫幸有臧也乃厥究亦多弗臧也何者弗既厥心也故曰不誠無物夫苟既厥心則一為而一成百為而百成敬斯謂之敬勤斯謂之勤也

苟弗既厥心也則百為無一有焉即祗畏戰慄非敬也
即夙夜無息胼胝手足非勤也何者非其心也非其心
則謀不審謀不審則不當事機事不當機而能無僨焉
者寡矣矧克有濟是故曰無物也夫無物之謂欺欺之
謂負而况可言報乎臣之道必不可若斯也茲多士之
進也猶尚如未汨之泉而未斷之璞也故臣惓惓焉以
人臣之所以為心者相戒勉冀有所先入而弗以巧宦
之說投也諸士試聽臣言終其身弗改庶可少裨於用

而於臣圖報之心亦可以少償焉厥或弗聽或聽亦罔終卒致偵事則臣之心有欲盡而弗得者矣然無可如何矣雖然皇上之明日月也既厥心或弗既厥心弗能逃也既厥心雨露之弗既厥心雷霆之亦弗能逃也諸士固宜知自慎也乃何有於臣言哉是役也同考試官則諭德臣鏜侍讀臣旻中允臣謹修撰臣泰臣自強臣大綬臣士美編修臣浩臣貴臣四維臣有丁都給事中臣守度左給事中臣一敬給事中臣詩郎中臣奇迪員

外郎臣金臣三省監試則御史臣邦珍臣承蔭寔相與成事其防檢於外則御史臣顧廷對臣周弘祖增設自今歲始蓋先是士習稍媮頗彰訾議旨特加嚴故增設焉並書之以重君命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十三

浙江鄉試錄後序 明 王世貞

隆慶庚午歲試浙江錄成某不佞以職事當序末簡乃
颺言曰語有之宿沙雖善漁使漁於山雖十宿沙不可
得也不佞今幸而漁澤國稱游於諸士子之鄉又辱為

二子餌能遂介然秦人之視哉且不聞而之先越
勾踐之時乎其地東不得距海南不及嶺北不及檣李
而其民執干戈而號君子者六千人其號君子而貴謀
國者為種蠡泄庸計倪若成皋如革僅七八人以其策
舉強吳於股掌之上而稱霸於江淮之表今浙地固三
倍於昔越其生齒百倍於昔越之民其握鉛槧而俟用
於家者十倍於所謂君子其出而試於有司者又不下
六千人而至於試而用用而望其服休於天子之庭多

至於九十有五噫何其盛也比年縣官北急番南急倭
撫髀而思古之將相大臣中外托薦書而為囚朝有上
夕有遷而浙為最首藩其冠帶衣履甲天下而未有卓
然章明如前數君子者何也業以聖賢大人之學責是
數君子則未合然至於筭富而富筭強而強有責輒讐
若燭照指計然其中於今縣官之所急者當何如也諸
士子咀孔孟之英發之於楮墨間固已鑿鑿中窾而考
其居平其卑者要以獵科名沽祿食為務其高者抗首

信眉談性命而窮要眇弁髦一世之事功而黜其勞土
直一世之文章而黜其思其自負不後孔孟而程績量
能乃不得少比於種蠡泄庸計倪若成皋如七八人者
竊甚為諸士子惜之當浙之先八十載而近而薦於鄉
者蓋三人為孫忠烈燧胡端敏世寧王文成守仁以後
先成江西之烈而顯名於天下又前八十載而近而薦
於鄉為于肅愍握寸管而建中興之績又前八十載而
近而薦於鄉者為劉文成基易祚而佐英主垂開天之

勛此其業亦豈能出於經學論策制表之外而其所見
長亦豈能盡廢訓詁駢偶記誦之習然出而為瑞於宗
廟社稷使天下之薦紳先生艷言之而歸效於其主試
者夫一日而欲盡浙之才一試而欲盡諸士子之生平
非不佞所敢然自今而後願諸士子毋務為虛談務本
乎孔孟之精微而究極其用時采乎種蠹數君子之所
以謀越者異日為縣官贊廊廟秘笈斧斷電決賈其餘
勁以奠綏南北之疆場不佞獲竊比於三主試者不甚

幸至榮哉

會試錄後序

張治

嘉靖丁未會試錄成臣治敬拜手言曰明興有天下百
八十年於茲其取士以丁未者凡三見焉記曰丁明也
盛也陽道著明於壯盛也未者言萬物皆有滋味也天
地以四時之氣造化萬物陽道昭達及於明盛之紀則
物皆林林然成有滋味矣王者效天地本四時建道陳
制興立人賢所以成養萬民致明盛之理也在昔丁未

我高皇帝肇受天命首令天下設文武科取士用集大業文明之運所由啟矣宣德成化之際仁義融液王道明洽人文之化日益宣著至於今聖天子懋至德配天地稽古三五之道勸學修禮崇教勵賢以風四方海內懽慕含和咀淳天符人瑞雜然並至神光曜暉洪洞朗大豈不明盛之極哉士生於時固宜有林林成有滋味也然萬物養於天地而人則藉萬物以養也物味有美惡斯生理之肥瘠因之矣茶莖烏喙蜚吻酸鼻決腸胃

而毒者則人避而棄之敗糶之糶無救饑渴封熊之趾
豢豹之胎窮海逾陸非可常有亦人所不尚也何者以
無藉於養也士者人君所與共成養萬民也士味有厚
薄而世治盛衰恒所由之國初之士其味真實茂以開
濟之畧翊戴休烈當時之民無不得養者宣成熙盈之
運士多持重完固其味淳厚民得其養者則皆充然而
肥有光澤也及久而變焉譬之禁羞珍嚮漸以密醴和
以椒桂芬馨有餘而真味亦薄矣其養之惠於天下者

視昔何如哉乃下焉者伐德暴義回惑營壘惟淫志是
逞用導民亂荼堇烏喙蜚吻酸鼻決腸毒胃者也委瑣
頽靡饜貴利自富丁民弗勤敗糝之糗無救饑渴者也
幽竒詭激違衆立異以改易觀聽民日漸于匪彝封熊
之趾豢豹之胎窮海逾陸非所常有也數者於養之理
何述哉民生日凋瘁若抱瘡瘵而懼其斃焉夫豈氣化
使然耶要亦養之道未至耳是故養生者必擇味養民
者必擇士而士之自養者必擇道今夫國家之擇士也

三歲比天下之士而鄉試之三歲比其鄉之士而會試之其法至備也及加之民乃無藉於養焉豈非以人之難知而言之不可以稽乎稂莠之始天然與嘉穀並茂而其味則遠矣故擇不可以不慎也然士之自擇亦猶國之擇士也國之擇士也漸以其士之道養乎天下也夫以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為民之味不然其有味之者乎士之自擇也漸以其身之道養乎天下也夫以其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為國之味不然其有

能味之者乎是故國以士為味士以道為味而後盛明之理可從致矣昔者伊尹之於湯也思說以堯舜之味而高宗之於傅說亦惟曰爾惟麩藁惟鹽梅斯二者非所謂天下之至味者乎商道之盛至今猶耿光者其有以致之矣爾多士以丁未進其亦慎擇其所為味如商之二臣以惠天下之養以仰對聖天子明盛之理則惟亦有聞於無窮哉臣治不佞辱詔從大夫之後與校試之責焉敬以是申告之末簡

丙戌會試錄序

王錫爵

萬歷十有四年丙戌春禮部復當會試士士集闕下待
試者四千六百有奇尚書臣沈鯉侍郎臣朱賡臣王弘
誨以考試官請上命臣錫爵偕學士臣子義往先是科
臣條議以人文日盛議廣制額以易書分考官更署不
便議廣員額有詔皆可而上德意所嚮尤在厚招髦俊
以充任使特著令自今歲定取士之額三百五十人一
時旨出禁中中外喁喁創睹開科盛典士以加奮臣不

敢不加詳故事考試官受成事於分考涉筆署次其甲乙已耳而臣於此三百五十人者皆目所注閱日與在事諸臣往復商校而後定自謂無遺明命題分卷皆錯綜緣手探筭而決之自謂無遺法臣之愚也以上所非時詔召從田間入參機筦思幸至隆每日惟頂踵不足報萬分一則攝衣吐哺陰求天下之賢者以日月薦引未嘗不心盡也然臣又自謂曩者未嘗報上報上自今日始何則因六藝之筌蹄攬四方之羔雉其得人較廣

又謂聖主更化起敝丕釐士習之初有司者奉行乙酉詔書一切程士之文不夙構而具臣乃得顛其日夜之力於校文錄成而獻之幸不辱命此非臣之能乃上固以不欺教臣也抑臣竊嘗歎世有大欺而習焉不察者夫今主司之程士具有不搯吭談成弘之際者乎其亦有以成弘之文課子弟者乎士之字雕句績剽獵諸子二氏之唾餘見謂弗收至主司自為辭非諸子二氏無取也籍具在此可謂不欺否臣以為明興迨今太平盛

理如日方中皇上紹隆棫樸弘振典謨久道之化且日融月浹士當其扶輿元氣盡洩之時勢不得不日趨於文而主司業受其必趨之勢羞太牢以進自不得復藉口含菽飲水之適也故臣今者相士神識藻采無所偏遺間亦頗參諸子二氏微言不詭於六籍者惟剽獵雕績無取焉而臣又不敢自犯綺語戒以明不欺使夫按籍索臣者知其無違心之取舍退而與子弟無後言也蓋古志有之以表示目以鼓語耳臣亦望諸士之耳目

臣而效之上也故曰報上自今日始雖然士即其一日之言信臣耳錄既成獻臣且率之見上而儼然班榮次奉奔走焉其名甚羶其途甚遠甚羶則無所不嗜甚遠則無所不跡是欺之端百而其耳目臣者一也臣何敢不恐異日者臣乃在史局錄士順天未關聞吏議而士又方其穎舉鄉校為諸生臣竊不自揆以為賢者遭時砥礪立節顯名爾毋庸以賓興為怨府當是時士聞臣若言毋不灑然生氣者臣亦且自珍敝帚守之至於今

十四年往矣臣非復在史局時士亦非復穎舉為諸生
時會今年天下新計吏上所受郡國之計簿臣以職事
得與聞因退而私考故所期砥礪立節顯名之士大都
悃悞治辦無全材監司臺省無全譽而臣始懼矣上赫
然用重典以賞罰示激勸如持兩衡而主匭司詔之吏
常苦夫人情之多疑怯行賞而勇議罰而臣始益懼矣
一臣之身乃空言之與更事何如哉士即其過信臣則
臣之敝帚無為也嘗試閱當世之故考得失之林周章

漢條三五申令能自引經生束首受吏法否臨歧路而涉末流能介然有所不為不欲不言否負俗豪舉智勇功名之會能以悃欵為性真毋以脂韋為骨體否能敝車羸馬以朝入里門而趨勞能謙滿能挹否此屈指一不當而世輒以荃茅同腐而弃之曰上且彌天置羅歲溢額五十人焉顧直患官少不足充貢牒爾無所事惜才為也此臣之所以為士懼也且夫效主酬知保終釋懇則義莫如不欺者然不欺難言矣布衣伏處之士獨行

惟影獨寢惟衾斯可以肝膽不外見而遁也若乃同仁
職而良楛見同趨名而靜躁見同游世而茹吐見夫且
奚道文中子曰我未見詐靜偽儉者又曰惡衣薄食少
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銜若愚似鄙
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此皆待尋聲辨貌以知其肝
膽士獨奈何敢輕言不欺故浮澆在前切實居後而謬
悠自信以鄉評官論舉無足懼者則言不欺乃欺也臣
故以臣之自為懼終不欺之說焉在易漸之六爻以鴻

之漸羽取象仕進而初之千三之陸四之木五之陸大抵皆兩立貞悔之交當喜而懼者其間當磐之衍衍見謂無懼然聖人且以素飽戒之乃後始歸之升達不亂而吉於戲懼豈獨在臣哉士惟毋懼懼則臣亦且毋忘故錄士順天之言行復抵掌而效之臣不懼矣謹序

雲南武鄉試錄序

徐渭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為弓不筋漆而利越賤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金鐵銅鉛則在在

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屬偽然觀其擇鄉兵為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為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

歷經營於爾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驕泰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睽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勘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苻定南土及

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所持劍自蟒
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
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
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會試錄序

馮琦

臣頃從冢宰後大計羣吏靡所短長事甫竣復有禮闈
之役竊自念課吏不能考其成程士不能正其始是兩
辜也蓋文體之弊至比歲極矣功令條格不啻詳復士

胡背馳至此或謂明興二百餘年道化蒸蒸日上於雲漢故其氣磅礴揚翊發為人文不能自止勢不得不橫流以取皂旁收以見博蓋氣運使然非人力也臣以為氣運何如人心為之耳九賓之席必不唱鞀語九奏之樂必不入蠅聲乃今取六籍遺言而強傳以竺乾柱下之說割裂浮妄必且無能影響於彼矧其能緣飾於此且以高皇帝神聖兼總條貫至風厲學宮齊一統類萃萬世之耳目而縣之一鵠獨稟於紫陽之訓詁夫宋儒之訓詁

豈必千慮無一失然而王制也即今為之新說者豈必
千慮無一得然而非王制也先王所是著為令士安得
倡異說於難結之外乎臣與諸臣奉詔旨取士即明與
諸士約離經旨弃傳注叅用釋老者皆置之令既具一
粟尺幅從事而諸士習詭異者且數年舍故步而從臣
一日之約宜不能盡馴雅臣亦士耳豈不相體其文醇
亟收之醇而不能無少瑕亦收之然而上駟當中駟矣
其在繩墨之外即絕塵而奔奔不錄此非臣負士士負

臣非負臣負上制也歐陽修知貢舉黜劉幾豈不惜才
所惜者體耳臣才識駑下不及修遠甚為國家識文體
兼為士惜心術意乃不後於修然而退人易耳進人難
士即退更端以進未嘗不復收適以成之進而不效未
操刀而使割寔壞之矣臣每歎天下才士甚盛文不逮
古人才吏甚盛治不逮古人議論甚盛識不逮古人功
能甚盛真心憂國不逮古人總之病坐浮耳文之浮臣
等能正之過此以往在士所自處矣士自鄉校與計偕

至對公車費國家供億不可勝記一對於庭百寮稱賀
榮次素定他途無敢望豈不亦國士遇我哉即能一官
效一職度其事曾不足稱餼廩尚何論報若次及於事
內不顧身外不顧誹譽真心為國家遠謀出死力衛社
稷乃可言報稱耳今夫合海內為一舟而主與臣共操
之安則同其利危則共其敗人臣一心為國家計亦以
自為也士能以自為之心為國計則不浮矣合衆心以
圖事蔑不勝矣頃臣引古誼策士士具道所以然嚮對

無窮者此亦足稱先資已及試於事能真以古人自期
待者幾人與人約而忘之猶有諾責與已約而忘之謂
此心何夫士有國士臣有社稷臣業以國士遇我而不
能為國家遠謀出死力衛社稷則何取於士即文體正
矣亦何益於國臣等所以正文體者誠欲得正人報國
家顧臣等所能為者止此耳過此以往在士所自處矣

武舉錄序

馮琦

萬曆十九年十月試畿內才武士御史劉公實監臨之

既告成事有司遇以賓興之禮愚以為國家取文士歌
鹿鳴而宴之是役也宜歌兔置兔置之詩曰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其卒章曰公侯腹心夫干城士所自有也請
畧陳腹心之旨蓋不佞驅馳秦晉燕代間再從使者試
士於上谷晉陽是時匈奴未有隙也天下干戈化為文
儒士彎弧射策循故事而已上之人易而得之亦易而
用之今邊事脊脊動矣當宁謀將帥之臣廷臣合牘而
薦之其需士甚急待士甚重上之人用士不敢易而士

自用亦難蓋天下無事士詘於見長天下有事士詘於見短馭之以羈勒授之以鼎俎駕良勇怯立見矣誠有一將如長城一士如百萬師者乎未敢知也在功令三年一比士脫迹行伍角藝於澤宮借籌於畫室歲未嘗乏一旦有緩急無以當縣官指說者以為士不素具氣不素厲而愚以為不在氣不厲在心不一其不一也非獨三軍之心各不一也即一人之心亦不一夫士受命為將被介胄冒矢石目無二視耳無二聽有進死無退

生所謂一也以僥倖圖富貴退而二心則不一以全軀保妻
子退而二心則不一以請配功以賂蔽臯退而二心則
不一將以二詒士士以二詒將將士相二而詒各退而
有心則不一任人者二自任者亦二任事者二議事者
亦二亦各退而有心則不一凡一退之心足以鼓百敗
而欲以無不退之心嘗百進凡一敗之氣足以喪百勝
而欲以百不勝之氣獲全利以是稱干城腹心國家豈
有賴焉且爾士亦聞西陲之事乎彼其將不能當漢一

大郡而我日凜凜也彼師少於我而鬪士衆也彼一於
邀利而我二於避害無所不避則無所不怯語曰一夫
兩心拔刺不深此善喻也嘉靖中兵入蹂我三輔薄都
城當時勤王之兵四至控弦之士如雲而不敢戰僅閉
門謝敵敵去遙尾其後以報紫荊之役敵時盛兵入塞
而關中兩偏將以三千之卒執而敗之彼有遷此絕慮
無遷故勝敗異也故當其不一以四至勤王之兵而不
足以戰而當其一也以兩偏裨之力足以距關而抗敵

予嘗行紫荆道中出蜚狐口視兩將軍戰處未嘗不據
鞍太息如在鉅鹿下也燕趙故多忼慨義俠一旦受鎖
鑰之任豈其出關中兩將軍下天子威靈神聖敵萬無
深入理即如近日羽書狎至敵盛氣以乘我我無一矢
相加遺此亦壯士之恥也恥之莫如決戰決戰莫如齊
致死齊致死莫如一心往歲天子坐幄次召輔臣計事
西顧而咨吾獨不得如諸葛亮杜預者而用之天子之
拊髀也無寧頗牧而思亮預也此兩人可謂不二心之

臣矣諸士執干戈衛社稷惟上意所注以為臣鵠庶幾
哉無媿干城腹心且以當長城抵百萬師也予不佞無
能訓迪諸士第備宣上指以愧為人臣懷二心者惟爾
諸士念之

陝西鄉試錄序

袁宏道

臣竊嘆昔之士以學為文而今之士以文為學也以學
為文者言出於所解而響傳於所積如雲族而雨注泉
湧而川浩故昔之立言難而知言易也以文為學者拾

餘唾於他人架空言於紙上如貧兒之貸衣假姬之染黛故今之立言易而知言難也夫文章與時高下今之時藝格卑而意近若於世無損益而風行逐景常居氣機之先蓋天下之精神萃焉故臣每於尺幅之中闡今昔之變態無不驗者稍從坊市取時刻讀之而心切切然懼也洪永之文簡質當時之風習未有不儉素真至者也弘正而後物力漸繁而風氣漸盛士大夫之莊重典則如其文民俗之豐整如其文天下之工作由朴而

造雅如其文嘉隆之際天機方鑿而人巧方始然鑿不累質巧不乖理先輩之風猶十存其五六而今不可得矣臣嘗以今日之時藝與今日之時事相比校似無不合者士無蓄而藻績日工民愈耗而淫巧奇麗之作日甚薄平淡而樂深隱其頗僻同也師新異而騫徑捷其跳越同也夫紫陽註疏載在令甲猶爰書之有律禮例之有會典也今有人焉以春秋案獄以周禮起例世必以違制坐之時義而廢註疏此奸紀之大者天下翕然

以為新不唯見原而且以得雋後學何創焉夫高皇帝
範圍天下之道託於經傳而章程於宋儒此其中自有
深意故洛閩之學脈窮則高皇帝之法意衰臣見天下
之令甲為兒嬉而變更之無日也夫士之競偶也猶射
者之望的貨者之走塵也冒焉以為及格則羣然趨之
趨之而不得勢將自止故文之至於瀾頽波激而世道
受其簸蕩者取士者之過也秦士之文稍為近樸臣猶
自幸知言之易然詭戾穿鑿者或亦人有其篇篇有其

語焉似猶自醜其質而欲褰裳就之也竊料今天下浮
艷之習始於東南而漸於西北者不少珠毛繡縠之飾
玩好茗錯之供數者皆非北產而在在有之今秦之文
浸浸類是是若有物挾與俱來者而臣不敢以之程士
也蓋臣之進諸士也以樸而猶虞諸士之自謂以文也
則又申之以約曰嗣今以往第務積學守正以求無悖
時王之制士如是即學問吏如是即經濟未有二道也
夫膏之有水也貯之甕中則澄然莫辨一旦試以鑪火

輒電射漚激橫灼而不可近富貴者燥濕相搏之會而
煅煉真性之場也稍有一毫浮氣未盡則其氣必外射
而有旁溢之患世之自以為豪傑者多已而德全於見
矣蓋無幾矣勉矣多士慎毋以未純之質而輕於試燄
也夫士之有品猶文之有質麇售之刺深於黜落易操
之辱逾於貧賤秦士氣勁而腸剛聞斯言必有激也其
於世道也猶有所濟也夫

貴州鄉試錄後序

鍾惺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之廣狹頗以官為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猶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為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邊事日非稱變其格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有警宜從其例而臣以為三日試事括帖從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蕭然兵民騷繹有彈壓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臣宜皆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後臣惺是以副工部主事臣明欽往典乙卯黔試也牘成臣

明欽首為言矣臣惺復何言哉臣惟國家取士士舉於鄉者始得名為孝廉孝廉之名倣於漢漢取士之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三者不知所重何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所稱跣弛不羈非常之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稱士之為諸生者其於明經則以稱諸生之廩於庠而歲貢諸宗伯者彼茂才明經亦安然自處於孝廉之下而不爭需次而不敢踰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意甚微者全在於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

名稱而本末輕重較矣士之得稱斯名者柰何不反而思其義也記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失身之罪莫大於不庶士非孝安能忠非庶安能孝上不為士計而使士自為計士亦安能盡庶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祿上皆使得致於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祿之報而所施於士者方未已興孝訓庶凡所以全士體而養其氣者一一先其未發求之於無言代為之計而預為之所有甚於士之自為全

自為養者而士反不自全不自養孝欲以事君而孝或
衰於得君之專祿用以訓庶而庶或變於聚祿之厚則
士負取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夫六經庸言孝與庶庸
德士有跖弛不羈非常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終
之斯豪傑而聖賢者得一人焉足以事君況上嘉與廣
勵不忘遠方新額至三十七人而臣等適逢其盛乎然
得士而必求豪傑聖賢其人者又取必於三日之文其
視有司之彈壓綜理於兵民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

易又當何如諸士其懋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三